

叁

〔清〕曹雪芹
〔清〕高鹗
续 著



红楼梦

校注本



中华书局出版

China Book Company

参

〔清〕

曹雪芹
高鹗

著

——
裴效维

校注

红楼梦

校注本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第八十一回

占旺相四美钓游鱼⁰¹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



901

且说迎春归去之后，邢夫人像没有这事。倒是王夫人抚养了一场，却甚是伤感，在房中自己叹息了一会。只见宝玉走来请安，看见王夫人脸上似有泪痕，也不敢坐，只在旁边站着。王夫人叫他坐下，宝玉才捱上炕来，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了。

王夫人见他呆呆的瞅着，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，便道：“你又为什么这样呆呆的？”宝玉道：“并不为什么，只是昨儿听见二姐姐这种光景，我实在替他受不得。虽不敢告诉老太太，却这两夜只是睡不着。我想咱们这样的人家的姑娘，那里受得这样的委屈？况且二姐姐是个最懦弱的人，向来不会和人拌嘴，偏偏儿的遇见这样没人心的东西，竟一点儿不知道女人的苦处。”说着，几乎滴下泪来。

王夫人道：“这也是没法儿的事。俗语说的：‘嫁出去的女孩儿，泼出去的水。’叫我能怎么样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我昨儿夜里倒想了一个主意：咱们索性回明了老太太，把二姐姐接回来，还叫他紫菱洲住着，仍旧我们姐妹弟兄们一块儿吃，一块儿玩，省得受孙家那混账行子的气。等他来接，咱们硬不叫他去；由他接一百回，咱们留一百回。只说是老太太的主意。这个岂不好呢？”

王夫人听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恼，说道：“你又发了呆气了，混说的是什么？大凡做了女孩儿，终久是要出门子的。嫁到人家去，娘家那里顾得？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运：碰的好就好，碰的不好也就没法儿。你难道没听见人说‘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’？那里个个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！况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妇，孙姑爷也还是年轻的人，各人有各人的脾气，新来乍到，自然要有些扭别的。过几年，大家摸着脾气儿，生儿长女以后，那就好了。你断断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说起半个字，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。快去干你的去罢，

01 占旺相——占：占卜。旺相：阴阳家术语。即以五行金木水火土与四季春夏秋冬相配，而每季中五行之盛衰又以旺、相、休、囚、死表示。如春季为木旺、火相、水休、金囚、土死。以此来推算人的八字。八字逢旺、相为“得时”，逢囚、死为“失时”。故“旺相”也可指好运气。

别在这里混说了。”

说的宝玉也不敢作声，坐了一会，无精打彩的出来了。憋着一肚子闷气，无处可泄，走到园中，一径往潇湘馆来。刚进了门，便放声大哭起来。

黛玉正在梳洗才毕，见宝玉这个光景，倒唬了一跳，问：“是怎么了？合谁怏了气了？”连问几声。宝玉低着头，伏在桌子上，呜呜咽咽，哭的说不出话来。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着他，一会子问道：“到底是别人合你怏了气了，还是我得罪了你呢？”宝玉摇手道：“都不是，都不是。”黛玉道：“那么着，为什么这么伤心起来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只想，咱们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，活着真真没有趣儿！”黛玉听了这话，更觉惊讶，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！你真正发了疯了不成？”

宝玉道：“也并不是我发疯，我告诉你，你也不能不伤心。前儿二姐姐回来的样子和那些话，你也都听见看见了。我想人到了大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嫁？嫁出去，受人家这般苦楚。还记得咱们初结海棠社的时候，大家吟诗做东道，那时候何等热闹！如今宝姐姐家去了，连香菱也不能过来，二姐姐又出了门子了：几个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处，弄得这样光景。我原打算去告诉老太太，接二姐姐回来，谁知太太不依，倒说我呆，混说，我又不肯言语。这不多几时，你瞧瞧，园中光景已经大变了。若再过几年，又不知怎么样了。故此，越想不由的人心里难受起来。”黛玉听了这番言语，把头渐渐的低了下去，身子渐渐的退至炕上，一言不发，叹了口气，便向里躺下去了。

紫鹃刚拿进茶来，见他两个这样，正在纳闷，只见袭人来了，进来看见宝玉，便道：“二爷在这里呢么？老太太那里叫呢。我估量着二爷就是在这里。”黛玉听见是袭人，便欠身起来让坐。黛玉的两个眼圈儿已经哭的通红了。宝玉看见，道：“妹妹，我刚才说的，不过是些呆话，你也不用伤心了。要想我的话时，身子更要保重才好。你歇歇儿罢，老太太那边叫我，我看看去就来。”说着，往外走了。袭人悄问黛玉道：“你两个人又为什么？”黛玉道：“他为他二姐姐伤心。我是刚才眼睛发痒揉的，并不为什么。”袭人也不言语，忙跟了宝玉出来，各自散了。宝玉来到贾母那边，贾母却已经歇晌，只得回到怡红院。

到了午后，宝玉睡了中觉起来，甚觉无聊，随手拿了一本书看。袭人见他看书，忙去沏茶伺候。谁知宝玉拿的那本书却是《古乐府》⁰¹，随手翻来，

01 《古乐府》——乐府诗总集名。元代左克明编。共十卷。收录范围上自上古，下迄隋朝。

正看见曹孟德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一首⁰¹，不觉刺心。因放下这一本，又拿一本看时，却是晋文，翻了几页，忽然把书掩上，托着腮，只管痴痴的坐着。袭人倒了茶来，见他这般光景，便道：“你为什么又不看了？”宝玉也不答言，接过茶来，喝了一口，便放下了。袭人一时摸不着头脑，也只管站在旁边，呆呆的看着他。忽见宝玉站起来，嘴里咕咕哝哝的说道：“好一个‘放浪形骸之外’⁰²！”袭人听了，又好笑，又不敢问他，只得劝道：“你若不爱看这些书，不如还到园里逛逛，也省得闷出毛病来。”那宝玉一面口中答应，只管出着神，往外走了。

一时走到沁芳亭，但见萧疏景象，人去房空。又来至蘅芜院，更是香草依然，门窗掩闭。转过藕香榭来，远远的只见几个人在蓼溆一带阑干上靠着，有几个小丫头蹲在地下找东西。宝玉轻轻的走在假山背后听着。只听一个说道：“看他淤上来不淤上来。”好似李纹的语音。一个笑道：“好！下去了。我知道他不上来的。”这个却是探春的声音。一个又道：“是了。姐姐你别动，只管等着，他横竖上来。”一个又说：“上来了。”这两个是李绮、邢岫烟的声儿。

宝玉忍不住，拾了一块小砖头儿，往那水里一撂，咕咚一声。四个人都吓了一跳，惊讶道：“这是谁这么促狭？唬了我们一跳。”宝玉笑着从山子后直跳出来，笑道：“你们好乐啊！怎么不叫我一声儿？”探春道：“我就知道再不是别人，必是二哥哥这么淘气。没什么说的，你好好儿的赔我们的鱼罢：刚才一个鱼上来，刚刚儿的要钓着，叫你唬跑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们在这里玩，竟不找我，我还要罚你们呢。”大家笑了一会。

宝玉道：“咱们大家今儿钓鱼，占占谁的运气好：看谁钓得着，就是他今年的运气好；钓不着，就是他今年运气不好。咱们谁先钓？”探春便让李纹，李纹不肯。探春笑道：“这样就是我先钓。”回头向宝玉说道：“二哥哥，你再赶走了我的鱼，我可不依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头里原是我耍你们玩，这会

01 曹孟德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一首——即曹操（字孟德）的《短歌行》。其开头四句是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”这里以其开头两句代指篇名。因这首诗悲叹人生短暂，苦多乐少，尤与贾宝玉此时的心情吻合，故觉“刺心”。

02 放浪形骸之外——晋·王羲之的名篇《兰亭序》中的一句。与此句相关的文字是：“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。或取诸怀抱，悟言一室之内；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。”这里说的是为人处世之道：或与人交往周旋，相互切磋；或独来独往，不受任何约束。“放浪形骸”即指后者，故贾宝玉极为欣赏。

子你只管钓罢。”

探春把丝绳抛下，没十来句话的工夫，就有一个杨叶窠儿吞着钩子，把漂儿坠下去。探春把竿一挑，往地下一撩，却是活迸的。侍书在满地上乱抓，两手捧着，搁在小磁坛内，清水养着。

探春把钓竿递与李纹。李纹也把钓竿垂下，但觉丝儿一动，忙挑起来，却是个空钩子。又垂下去半晌，钩丝一动，又挑起来，还是空钩子。李纹把那钩子拿上来一瞧，原来往里钩了。李纹笑道：“怪不得钓不着。”忙叫素云把钩子敲好了，换上新虫子，上边贴好了苇片儿。垂下去一会儿，见苇片直沉下去，急忙提起来，倒是一个二寸长的鲫鱼儿。

李纹笑着道：“宝哥哥钓罢。”宝玉道：“索性三妹妹和邢妹妹钓了，我再钓。”岫烟却不答言。只见李绮道：“宝哥哥先钓罢。”说着，水面上起了一个泡儿。探春道：“不必尽着让了，你看那鱼都在三妹妹那边呢，还是三妹妹快着钓罢。”李绮笑着接了钓竿儿，果然沉下去就钓了一个。然后岫烟也钓着了一个，随将竿子仍旧递给探春，探春才递与宝玉。

宝玉道：“我是要做姜太公的⁰¹。”便走下石矶，坐在池边钓起来。岂知那水里的鱼看见人影儿，都躲到别处去了。宝玉抡着钓竿等了半天，那钓丝儿动也不动。刚有一个鱼儿在水边吐沫，宝玉把竿子一晃，又唬走了。急的宝玉道：“我最是个性儿急的人，他偏性儿慢，这可怎么样呢？好鱼儿，快来罢，你也成全成全我呢！”说的四人都笑了。一言未了，只见钓丝微微一动。宝玉喜极，满怀用力往上一兜，把钓竿往石上一碰，折作两段，丝也振断了，钩子也不知往那里去了。众人越发笑起来。探春道：“再没见过像你这样卤人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麝月慌慌张张的跑来说：“二爷，老太太醒了，叫你快去吧。”五个人都吓了一跳。探春便问麝月道：“老太太叫二爷什么事？”麝月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就只听见说是什么闹破了，叫宝玉来问，还要叫琏二奶奶一块儿查问呢。”吓得宝玉发了一会呆，说道：“不知又是那个丫头遭了瘟了。”探春道：“不知什么事，二哥哥你快去。有什么信儿，先叫麝月来告诉

01 要做姜太公——即愿者上钩之意。姜太公即太公望吕尚，姓姜，字子牙，俗称姜太公。辅佐周武王伐纣灭殷，封于齐地，成为齐国的始祖。相传其发迹之前，曾在渭水上以无饵直钩并在离水面三尺之上钓鱼，说：“负命者上钩来！”（见《武王伐纣平话》卷中）故谚语有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”。这里即取此意以取笑。

我们一声儿。”说着便同李纹、李绮、岫烟走了。

宝玉走到贾母房中，只见王夫人陪着贾母摸牌。宝玉看见无事，才把心放下了一半。贾母见他进来，便问道：“你前年那一次得病的时候，后来亏了一个疯和尚和个痲道士治好了的。那会子病里，你觉得是怎么样？”宝玉想了一会道：“我记得得病的时候儿，好好的站着，倒像背地里有人把我拦头一棍，疼的眼睛前头漆黑，看见满屋子里都是些青面獠牙、拿刀举棒的恶鬼。躺在炕上，觉着脑袋上加了几个脑箍似的。以后便疼的任什么也不知道。到好的时候，又记得堂屋里一片金光，直照到我床上来，那些鬼都跑着躲避，就不见了。我的头也不疼了，心上也就清楚了。”贾母告诉王夫人道：“这个样儿也就差不多了。”

说着，凤姐也进来了，见了贾母，又回身见过了王夫人，说道：“老祖宗要问我什么？”贾母道：“你那年中了邪的时候儿，你还记得么？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我也不很记得了。但觉自己身子不由自主，倒像有什么人拉拉扯扯，要我杀人才好。有什么拿什么，见什么杀什么，自己原觉很乏，只是不能住手。”贾母道：“好的时候儿呢？”凤姐道：“好的时候，好像空中有人说了几句话似的，却不记得说什么来着。”贾母道：“这么看起来，竟是他了。他姐儿两个病中的光景，合才说的一样。这老东西竟这样坏心！宝玉枉认了他做干妈。倒是这个和尚、道人，阿弥陀佛！才是救宝玉性命的。只是没有报答他。”

凤姐道：“怎么老太太想起我们的病来呢？”贾母道：“你问你太太去，我懒怠说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才刚老爷进来，说起宝玉的干妈竟是个混账东西，邪魔外道的。如今闹破了，被锦衣府拿住，送入刑部监，要问死罪的了。前几天被人告发的。那个人叫做什么潘三保，有一所房子，卖给斜对过当铺里。这房子加了几倍价钱，潘三保还要加，当铺里那里还肯。潘三保便买嘱了这老东西。因他常到当铺里去，那当铺里人的内眷都和他好的，他就使了个法儿，叫人家的内人便得了邪病，家翻宅乱起来。他又去说，这个病他能治，就用些神马⁰¹、纸钱烧献了，果然见效。他又向人家内眷们要了十几两银子。岂知老佛爷有眼，应该败露了：这一天急要回去，掉了一个绢包儿。当铺里人捡起来一看，里头有许多纸人，还有四丸子很香的香。正诧异着呢，那老东西倒回来找这绢包儿。这里的人就把他拿住，身边一搜，搜出一

01 神马——亦称“月光马”。即在纸上画的神像。清·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·月光马儿》：“京师谓神像为神马儿，不敢斥言神也。月光马儿者，以纸为之。”



个匣子，里面有：象牙刻的一男一女，不穿衣裳；光着身子的两个魔王⁰¹；还有七根朱红绣花针。立时送到锦衣府去，问出许多官员家大户太太、姑娘们的隐情事来。所以知会了营里，把他家中一抄：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，几匣子闹香⁰²；炕背后空屋子里挂着一盏七星灯⁰³，灯下有几个草人：有头上戴着脑箍的，有胸前穿着钉子的，有项上拴着锁子的；柜子里无数纸人儿，底下几篇小账，上面记着某家验过，应找银若干，得人家油钱香分也不计其数。”

凤姐道：“咱们的病，一准是他：我记得咱们病后，那老妖精向赵姨娘那里来过几次，和赵姨娘讨银子；见了我，就脸上变貌变色，两眼黧鸡似的。我当初还猜了几遍，总不知什么原故。如今说起来，却原来都是有因的。但只我在这里当家，自然惹人恨怨，怪不得别人治我；宝玉可合人有什么仇呢，忍得下这么毒手？”贾母道：“焉知不因我疼宝玉，不疼环儿，竟给你们种了毒了呢？”

王夫人道：“这老货已经问了罪，决不好叫他来对证。没有对证，赵姨娘那里肯认账？事情又大，闹出来，外面也不雅。等他自作自受，少不得要自己败露的。”贾母道：“你这话说的也是，这样事没有对证，也难作准。只是佛爷菩萨看的真，他们姐儿两个如今又比谁不济了呢？罢了，过去的事，凤哥儿也不必提了。今日你合你太太，都在我这边吃了晚饭再过去罢。”遂叫鸳鸯、琥珀等传饭。凤姐赶忙笑道：“怎么老祖宗倒操起心来？”王夫人也笑了。只见外头几个媳妇伺候。凤姐连忙告诉小丫头子传饭：“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玉钏儿走来，对王夫人道：“老爷要找一件什么东西，请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饭完了，自己去找一找呢。”贾母道：“你去罢，保不住你老爷有要紧的事。”

王夫人答应着，便留下凤姐儿伺候，自己退了出来。回至房中，合贾政

01 魔王——亦称“天魔”。佛教原指欲界第六天“他化自在天”之主波旬，常率眷属到人间破坏佛道。见南朝梁·宝林《破魔露布文》：“故魔王波旬，植愚根于旷始，积迷心于妄境。”后多泛指恶魔之王。《楞严经》卷六：“如不断淫，必落魔道：上品魔王，中品魔民，下品魔女。”

02 闹香——即闹香。相传是一种能使人闻之而暂时昏迷的毒香，常被坏人用为作案的工具。

03 七星灯——专用以祭神佛的油灯。因同一灯盏里有七个灯芯，点燃后有七点火，象征北斗七星，故称。

说了些闲话，把东西找出来了。贾政便问道：“迎儿已经回去了？他在孙家怎么样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迎丫头一肚子眼泪，说孙姑爷凶横的了不得！”因把迎春的话述了一遍。贾政叹道：“我原知不是对头，无奈大老爷已说定了，叫我也没法。不过迎丫头受些委屈罢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还是新媳妇，只指望他以后好了便好。”说着，嗤的一笑。

贾政道：“笑什么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我笑宝玉儿早起，特特的到这屋里来，说的都是些小孩子话。”贾政道：“他说什么？”王夫人把宝玉的言语笑述了一遍。贾政也忍不住的笑。因又说道：“你提宝玉，我正想起一件事来了：这孩子天天放在园里，也不是事。生女儿不得济⁰¹，还是别人家的人；生儿若不济事，关系非浅。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来，学问人品都是极好的，也是南边人。但我想南边先生，性情最是和平。咱们城里的孩子，个个踢天弄井，鬼聪明倒是有的，可以搪塞就搪塞过去了，胆子又大。先生再要不肯给没脸，一日哄哥儿似的，没的白耽误了。所以老辈子不肯请外头的先生，只在本家择出有年纪再有点学问的请来掌家塾。如今儒大太爷虽学问也只中平，但还弹压的住这些小孩子们，不至以颠顶了事⁰²。我想宝玉闲着总不好，不如仍旧叫他家塾中读书去罢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老爷说的很是。自从老爷外任去了，他又常病，竟耽搁了好几年。如今且在家学里温习温习，也是好的。”贾政点头，又说些闲话，不提。

且说宝玉次日起来，梳洗已毕，早有小厮们传进话来说：“老爷叫二爷说话。”宝玉忙整理了衣裳，来至贾政书房中，请了安，站着。贾政道：“你近来作些什么功课？虽有几篇字，也算不得什么。我看你近来的光景，越发比头几年散荡了；况且每每听见你推病，不肯念书。如今可大好了。我还听见你天天在园子里和姊妹们玩玩笑笑，甚至和那些丫头们混闹，把自己的正经事总丢在脑袋后头。就是做得几句诗词，也并不怎么样，有什么稀罕处？比如应试选举⁰³，到底以文章为主，你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工夫。我可嘱咐你：自今日起，再不许做诗、做对的了，单要习学八股文章。限你一年，若毫无长进，你也不用念书了，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。”遂叫李贵来，

01 不得济——按旧俗女儿出嫁后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，故称“不得济”（得不到奉养），“还是别人家的人”。

02 颠顶（mān hān 嫚酣）——糊里糊涂，马马虎虎。

03 应试选举——即通过科举考试方式选拔人才。

说：“明儿一早，传焙茗跟了宝玉去收拾应念的书籍，一齐拿过来我看看，亲自送他到家学里去。”喝命宝玉：“去罢！明日起早来见我。”

宝玉听了，半日竟无一言可答，因回到怡红院来。袭人正在着急听信，见说取书，倒也喜欢。独是宝玉要人即刻送信给贾母，欲叫拦阻。贾母得信，便命人叫过宝玉来，告诉他说：“只管放心先去，别叫你老子生气。有什么难为你，有我呢！”宝玉没法，只得回来，嘱咐了丫头们：“明日早早叫我，老爷要等着送我到家学里去呢。”袭人等答应了，同麝月两个倒替着醒了一夜。

次日一早，袭人便叫醒宝玉，梳洗了，换了衣裳。打发小丫头子传了焙茗在二门上伺候，拿着书籍等物。袭人又催了两遍，宝玉只得出来，过贾政书房中来，先打听老爷过来了没有。书房中小厮答应：“方才一位清客相公请老爷回话，里边说梳洗呢，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。”

宝玉听了，心里稍稍安顿，连忙到贾政这边来。恰好贾政着人来叫，宝玉便跟着进去。贾政不免又吩咐几句话，带了宝玉，上了车，焙茗拿着书籍，一直到家塾中来。早有人先抢一步回代儒说：“老爷来了。”代儒站起身来，贾政早已走入，向代儒请了安。代儒拉着手问了好，又问：“老太太近日安么？”宝玉过来也请了安。贾政站着，请代儒坐了，然后坐下。

贾政道：“我今日自己送他来，因要求托一番。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，到底要学个成人的举业，才是终身立身成名之事。如今他在家中，只是和些孩子们混闹。虽懂得几句诗词，也是胡诌乱道的；就是好了，也不过是风云月露，与一生的正事毫无干涉。”代儒道：“我看他相貌也还体面，灵性也还去得，为什么不念书，只是心野贪玩？诗词一道，不是学不得的，只要发达了以后，再学还不迟呢。”贾政道：“原是如此。目今只求叫他读书、讲书、作文章。倘或不听教训，还求太爷认真的管教管教他，才不至有名无实的，白耽误了他的一世。”说毕站起来，又作了一个揖，然后说了些闲话，才辞了出去。代儒送至门首，说：“老太太前替我问好请安罢。”贾政答应着，自己上车去了。

代儒回身进来，看见宝玉在西南角靠窗户摆着一张花梨小桌，右边堆下两套旧书，薄薄儿的一篇文章，叫焙茗将纸墨笔砚都搁在抽屉里藏着。代儒道：“宝玉，我听说说你前儿有病，如今可大好了？”宝玉站起来道：“大好了。”代儒道：“如今论起来，你可也该用功了。你父亲望你成人，恳切的很。你且把从前念过的书打头儿理一遍。每日早起理书，饭后写字，

晌午讲书，念几遍文章就是了。”

宝玉答应了个“是”，回身坐下时，不免四面一看。见昔时金荣辈不见了几个，又添了几个小学生，都是些粗俗异常的。忽然想起秦钟来，如今没有一个做得伴、说句知心话儿的。心上凄然不乐，却不敢作声，只是闷着看书。

代儒告诉宝玉道：“今日头一天，早些放你家去罢。明日要讲书了。但是你又不是很愚夯的，明日我倒要你先讲一两章书我听，试试你近来的功课何如，我才晓得你到怎么个分儿上头。”说的宝玉心中乱跳。

欲知明日讲解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

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



话说宝玉下学回来，见了贾母。贾母笑道：“好了，如今野马上了笼头了。去罢，见见你老爷，回来散散儿去罢。”宝玉答应着，去见贾政。贾政道：“这早晚就下了学了么？师父给你定了功课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定了：早起理书，饭后写字，晌午讲书、念文章。”贾政听了，点点头儿，因道：“去罢，还到老太太那边陪着坐坐去。你也该学些人功道理，别一味的贪玩。晚上早些睡，天早上学，早些起来。你听见了？”

宝玉连忙答应几个“是”，退出来，忙忙又去见王夫人，又到贾母那边打了个照面儿。赶着出来，恨不得一步就走到潇湘馆才好。刚进门口，便拍着手笑道：“我依旧回来了。”猛可里倒唬了黛玉一跳。紫鹃打起帘子，宝玉进来坐下。

黛玉道：“我恍惚听见你念书去了，这么早就回来了？”宝玉道：“嗟呀！了不得。我今儿不是被老爷叫了念书去了么？心上倒像没有和你们见面的日子了。好容易熬了一天，这会子瞧见你们，竟如死而复生的一样。真真古人说‘一日三秋’⁰¹，这话再不错的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上头去过了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都去过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别处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没有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也该瞧瞧他们去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这会子懒怠动了，只和妹妹坐着说一会子话儿罢。老爷还叫早睡早起，只好明儿再瞧他们去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坐坐儿，可是正该歇歇儿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那里是乏？只是闷得慌。这会子咱们坐着，才把闷散了，你又催起我来。”黛玉微微的一笑，因叫紫鹃：“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。二爷如今念书了，比不得头里。”紫鹃笑着答应，去拿茶叶，叫小丫头子沏茶。

宝玉接着说道：“还提什么念书，我最厌这些道学话。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，拿他诩功名混饭吃也罢了，还要说代圣贤立言。好些的，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罢了；更有一种可笑的，肚子里原没有什么，东拉西扯，弄的

01 一日三秋——语本《诗经·王风·采葛》：“彼采萧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。”朱熹集注：“言思念之深，未久而似久也。”意谓一日不见，就像离别了三年。形容思念殷切。

牛鬼蛇神⁰¹，还自以为博奥。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？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，我又不肯违拗，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！”黛玉道：“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，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，也曾看过。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，也有清微淡远的。那时候虽不大懂，也觉得好，不可一概抹倒。况且你要取功名，这个也清贵些。”宝玉听到这里，觉得不甚入耳，因想：“黛玉从来不是这样的人，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？”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，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。

正说着，忽听外面两个人说话，却是秋纹和紫鹃。只听秋纹说：“袭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里接去，谁知却在这里。”紫鹃道：“我们这里才沏了茶，索性让他喝了再去。”说着，二人一齐进来。宝玉和秋纹笑道：“我就过去，又劳动你来找。”秋纹未及答言，只见紫鹃道：“你快喝了茶去罢，人家都想了一天了。”秋纹啐道：“呸！好混账丫头！”说的大家都笑了。宝玉起身，才辞了出来。黛玉送到屋门口儿，紫鹃在台阶下站着，宝玉出去，才回房里来。

却说宝玉回到怡红院中，进了屋子，只见袭人从里间迎出来，便问：“回来了么？”秋纹应道：“二爷早来了，在林姑娘那边来着。”宝玉道：“今日有事没有？”袭人道：“事却没有。方才太太叫鸳鸯姐姐来吩咐我们：如今老爷发狠叫你念书，如有丫鬟们再敢和你玩笑，都要照着晴雯、司棋的例办。我想伏侍你一场，赚了这些言语，也没什么趣儿。”说着，便伤起心来。宝玉忙道：“好姐姐，你放心，我只好念书，太太再不说你们了。我今儿晚上还要看书，明日师父叫我讲书呢。我要使唤，横竖有麝月、秋纹呢，你歇歇去罢。”袭人道：“你要真肯念书，我们伏侍你也是欢喜的。”

宝玉听了，赶忙的吃了晚饭，就叫点灯，把念过的《四书》翻出来。只是从何处看起？翻了一本看去，章章里头，似乎明白；细按起来，却不很明白。看着小注，又看讲章⁰²。闹到起更以后了，自己想道：“我在诗词上觉得

01 牛鬼蛇神——牛鬼：佛教所谓阴间地狱中的牛头鬼。见于《妙法莲华经·卷二·譬喻品》：“复有诸鬼，首如牛头。” 蛇神：传说中的蛇身人面神。见于晋·王嘉《拾遗记·卷二·夏禹》：“禹凿龙关之山……又见一神，蛇身人面。禹因与语，神即示禹八卦之图……蛇身之神，即羲皇也。” 语出唐·杜牧《李贺集序》：“鲸吐鳌掷，牛鬼蛇神，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。”意谓牛头鬼与蛇身人面神。引申以比喻猎奇逐异、虚幻怪诞的作品。

02 小注、讲章——明、清通行的《四书》、“五经”读本，多作为儒生科举考试的课本，故原文的文句有注释（称“小注”），一段文章有大意讲解（称“讲章”），一般用双行小字夹排在原文当中。

很容易，在这个上头竟没头脑。”便坐着呆呆的呆想。袭人道：“歇歇罢，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时的。”宝玉嘴里只管胡乱答应。

麝月、袭人才伏侍他睡下，两个才也睡了。及至睡醒一觉，听得宝玉炕上还是翻来覆去。袭人道：“你还醒着呢么？你倒别混想了，养养神，明儿好念书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也是这样想，只是睡不着。你来给我揭去一层被。”袭人道：“天气不热，别揭罢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心里烦躁的很。”自把被窝褪下来。袭人忙爬起来按住，把手去他头上一摸，觉得微微有些发烧。袭人道：“你别动了，有些发烧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可不是。”袭人道：“这是怎么说呢！”宝玉道：“不怕，是我心烦的原故。你别吵嚷，省得老爷知道了，必说我装病逃学，不然怎么病的这么巧？明儿好了，原到学里去，就完事了。”袭人也觉得可怜，说道：“我靠着睡罢。”便和宝玉捶了一会脊梁，不知不觉，大家都睡着了。

直到红日高升，方才起来。宝玉道：“不好了，晚了！”急忙梳洗毕，问了安，就往学里来了。代儒已经变着脸说：“怪不得你老爷生气，说你没出息！第二天你就懒惰，这是什么时候才来？”宝玉把昨儿发烧的话说了一遍，方过去了，原旧念书。

到了下晚，代儒道：“宝玉，有一章书，你来讲讲。”宝玉过来一看，却是“后生可畏”章⁰¹。宝玉心上说：“这还好，幸亏不是《学》、《庸》。”问道：“怎么讲呢？”代儒道：“你把节旨、句子，细细儿讲来。”宝玉把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，说：“这章书是圣人勉励后生，教他及时努力，不要弄到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抬头向代儒一看。代儒觉得了，笑了一笑道：“你只管说，讲书是没有什么避忌的。《礼记》上说‘临文不讳’⁰²，只管说。‘不要弄

01 “后生可畏”章——指的是《论语·子罕》中以“后生可畏”开头的一节。这一节的全文是：“子曰：‘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。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’”这段话的大意是：年轻人因为潜力很大，有可能超过前辈，因而是令人敬畏的。如果一个人到了四十岁、五十岁还默默无闻，一事无成，就可以断定他将不会有出息，因而不会被人敬畏。这是孔子激励弟子要勤奋学习，才能有所成就，否则就浪费了大好青春。

02 《礼记》上说“临文不讳”——《礼记》：西汉戴圣编撰，共四十九篇，均取材于先秦旧籍。因同时人戴德亦有《礼记》八十五篇，故前者又称《小戴礼》，后者又称《大戴礼》，以便区别。临文不讳：语出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《诗》、《书》不讳，临文不讳，庙中不讳。”在封建时代，帝王和尊长的名字不得直称和直书，谓之“避讳”。但在抄写或讲解儒家经典时例外，可以直抄或直称其名，谓之“临文不讳”。

到’什么？”宝玉道：“不要弄到老大无成。先将‘可畏’二字激发后生的志气，后把‘不足畏’三字警惕后生的将来。”说罢，看着代儒。代儒道：“也还罢了。串讲呢？”宝玉道：“圣人说：人生少时，心思才力，样样聪明能干，实在是可怕的。那里料的定他后来的日子，不像我的今日。若是悠悠忽忽，到了四十岁，又到五十岁，既不能够发达，这种人，虽是他后生时像个有用的，到了那个时候，这一辈子就没有人怕他了。”代儒笑道：“你方才节旨讲的倒清楚，只是句子里有些孩子气。‘无闻’二字，不是不能发达做官的话。‘闻’是实在自己能够明理见道，就不做官也是有闻了；不然，古圣贤有遁世不见知的⁰¹，岂不是不做官的人？难道也是无闻么？‘不足畏’是使人料得定，方与‘焉知’的‘知’字对针，不是‘怕’的字眼。要从这里看出，方能入细。你懂得不懂得？”宝玉道：“懂得了。”

代儒道：“还有一章，你也讲一讲。”代儒往前揭了一篇，指给宝玉。宝玉看是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⁰²”。宝玉觉得这一章却有些刺心，便陪笑道：“这句话没有什么讲头。”代儒道：“胡说！譬如场中出了这个题目，也说没有做头么？”宝玉不得已，讲道：“是圣人看见人不肯好德，见了色，便好的了不得。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东西，人偏都不肯好他。至于那个色呢，虽也是从先天中带来，无人不好的。但是德乃天理，色是人欲，人那里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欲似的？孔子虽是叹息的话，又是望人回转来的意思。并且见得人就有好德的，好的终是浮浅，直要像色一样的好起来，那才是真好呢。”

代儒道：“这也讲的罢了。我有句话问你：你既懂得圣人的话，为什么正犯着这两件病⁰³？我虽不在家中，你们老爷也不曾告诉我，其实你的毛病我却尽知的。做一个人，怎么不望长进？你这会儿正是‘后生可畏’的时候，‘有闻’、‘不足畏’，全在你自己做去了。我如今限你一个月，把念过的旧书全要理清；再念一个月文章。以后我要出题目叫你作文章了。如若懈

01 遁世不见知——语出《四书》中的《中庸》（即《礼记·中庸》）：“子曰：‘……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废，吾弗能已矣。君子依乎中庸，遁世不见知而不悔，唯圣者能之。’”意谓圣人谨守中庸之道，遁世隐居，甘心于默默无闻而不后悔。

02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——此语出自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子曰：‘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’”本节就只有这一句话。意谓我（孔子）从来没有见过看重德行像爱好女色那样的人；换言之，世人的好色远远胜过好德。

03 正犯着这两件病——指贾宝玉不喜欢读书，犯了浪费“后生可畏”青春年华的毛病；喜欢与女孩子们厮混，犯了“好色”胜于“好德”的毛病。

息，我是断乎不依的！自古道：‘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。’你好生记着我的话。”宝玉答应了，也只得天天按着功课干去，不提。

且说宝玉上学之后，怡红院中甚觉清净闲暇，袭人倒可做些活计，拿着针线，要绣个槟榔包儿，想：“这如今宝玉有了功课，丫头们可也没有饥荒了。早要如此，晴雯何至弄到没有结果？”免死狐悲，不觉叹起气来。忽又想到自己终身：“本不是宝玉的正配，原是偏房。宝玉的为人却还拿得住，只怕娶了一个利害的，自己便是尤二姐、香菱的后身。素来看着贾母、王夫人光景，及凤姐儿往往露出话来，自然是黛玉无疑了。那黛玉就是个多心人。”想到此际，脸红心热，拿着针，不知戳到那里去了。便把活计放下，走到黛玉处，去探探他的口气。

黛玉正在那里看书，见是袭人，欠身让坐。袭人也连忙迎上来问：“姑娘这几天身子可大好了？”黛玉道：“那里能够？不过略硬朗些。你在家里面做什么呢？”袭人道：“如今宝二爷上了学，屋里一点事儿没有，因此来瞧瞧姑娘，说说话儿。”

说着，紫鹃拿茶来。袭人忙站起来道：“妹妹坐着罢。”因又笑道：“我前儿听见秋纹说，妹妹背地里说我们什么来着。”紫鹃也笑道：“姐姐信他的话。我说宝二爷上了学，宝姑娘又隔断了，连香菱也不过来，自然是闷的。”袭人道：“你还提香菱呢，这才苦呢！撞着这位太岁奶奶，难为他怎么过？”把手伸着两个指头道：“说起来，比他还利害，连外头的脸面都不顾了。”黛玉接着道：“他也够受了，尤二姑娘怎么死了？”袭人道：“可不是。想来都是一个人，不过名分里头差些，何苦这样毒？外面名声也不好听。”黛玉从不闻袭人背地里说人，今听此话有因，心里一动，便说道：“这也难说。但凡家庭之事，不是东风压了西风，就是西风压了东风。”袭人道：“做了旁边人，心里先怯，那里倒敢欺负人呢？”

说着，只见一个婆子在院里问道：“这里是林姑娘的屋子么？那位姐姐在这里呢？”雪雁出来一看，模糊认的是薛姨妈那边的人，便问道：“作什么？”婆子道：“我们姑娘打发来给这里林姑娘送东西的。”雪雁道：“略等会儿。”雪雁进来回了黛玉，黛玉便叫领他进来。

那婆子进来请了安，且不说送什么，只是觑着眼瞧黛玉。看的黛玉脸上倒不好意思起来，因问道：“宝姑娘叫你来送什么？”婆子方笑着回道：“我们姑娘叫给姑娘送了一瓶儿蜜饯荔枝来。”回头又瞧见袭人，便问道：“这位

姑娘，不是宝二爷屋里的花姑娘么？”袭人笑道：“妈妈怎么认的我？”婆子笑道：“我们只在太太屋里看屋子，不大跟太太、姑娘出门，所以姑娘们都不大认得。姑娘们碰着到我们那边去，我们都模糊记得。”说着，将一个瓶子递给雪雁，又回头看看黛玉，因笑着向袭人说：“怨不得我们太太说，这林姑娘和你们宝二爷是一对儿，原来真是天仙似的。”

袭人见他说话造次，连忙岔道：“妈妈，你乏了，坐坐吃茶罢。”那婆子笑嘻嘻的道：“我们那里忙呢，都张罗琴姑娘的事呢。姑娘还有两瓶荔枝，叫给宝二爷送去。”说着，颤颤巍巍告辞出去。黛玉虽恼这婆子方才冒撞，但却是宝钗使来的，也不好怎么样他。等他出了屋门，才说一声音道：“给你们姑娘道费心。”那老婆子还只管嘴里咕咕啾啾的说：“这样好模样儿，除了宝玉，什么人擎受的起？”黛玉只装没听见。袭人笑道：“怎么人到了老来，就是混说白道的？叫人听着又生气，又好笑。”一时雪雁拿过瓶子来给黛玉看，黛玉道：“我懒怠吃，拿了搁去罢。”又说了一会话，袭人才去了。

一时晚妆将卸，黛玉进了套间，猛抬头看见了荔枝瓶，不禁想起日间老婆子的一番混话，甚是刺心。当此黄昏人静，千愁万绪，堆上心来。想起：“自己身子不牢⁰¹，年纪又大了。看宝玉的光景，心里虽没别人，但是老太太、舅母又不见有半点意思。深恨父母在时，何不早定了这头婚姻？”又转念一想道：“倘若父母在时，别处定了婚姻，怎能够似宝玉这般人材心地？不如此时尚有可图。”心内一上一下，辗转缠绵，竟像辘轳一般。叹了一口气，掉了几点泪，无情无绪，和衣倒下。

不知不觉，只见小丫头走来说道：“外面雨村贾老爷请姑娘。”黛玉道：“我虽跟他读过书，却不比男学生，要见我做什么？况且他和舅舅往来，从未提起，我也不必见的。”因叫小丫头回复：“身上有病，不能出来，与我请安道谢就是了。”小丫头道：“只怕要与姑娘道喜，南京还有人来接。”

说着，又见凤姐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宝钗等都来笑道：“我们一来道喜，二来送行。”黛玉慌道：“你们说什么话？”凤姐道：“你还装什么呆？你难道不知道林姑爷升了湖北的粮道，娶了一位继母，十分合心合意？如今想着你撂在这里不成事体，因托了贾雨村作媒，将你许了你继母的什么亲戚，还说是续弦，所以着人到这里来接你回去。大约一到家中，就要过去的。都是你继母作主。怕的是道儿上没有照应，还叫你琏二哥哥送去。”说得黛玉一身冷汗。黛玉又恍惚父亲果在那里做官的样子。心上急着，硬说道：“没有的

01 身子不牢——身体不结实，不健康，病弱。